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躋春台 棲鳳山

良緣皆由夙締，佳偶自有天成。越嫌越越相親，徒增後來悔恨。浙江金華府南門外有一蕭錦川，妻裴氏，數代好善，至錦川時家已不豐，夫妻猶是樂善不倦。錦川讀書入泮，與同里文生何體堯同窗，心性相投。是年同榜中舉，回家拜墳做酒。蕭期在前，何夫婦帶個四歲女兒名朝霞前來吃酒，見蕭子嘉言俊秀，又與朝霞同庚，何曰：「我二人同窗同志又同科，古來雖有也不多；況又兒女同年月，二人有緣結絲蘿。仁兄倘若不嫌棄，打個親家又如何？」（蕭）曰：「兄家富厚，小弟貧寒，豚兒犬子，何敢高攀？」何曰：「仁兄不必過謙，你我俱係舉人，何論貧富？只要仁兄不棄就是。」時有老孝廉孟祥麟，年已八十，品德兼優，聽得此言便曰：「此乃天成佳偶，老夫與爾為媒。」何體堯把庚開好，請孟舉人同到中堂，叫妻把女兒帶出，交庚行禮，男拜岳丈，女拜公姑。

過後體堯做酒，就請親家上門，把酒過了，同路進京，寓湧泉簷。其店先寓一舉人賀野泉，係南京常州人，性情豪俠，雖是文舉，亦精武藝，與二人相得甚歡，結為弟兄。及進會場，體堯文章得意，發榜高中，蕭、賀二人俱落孫山，遂收拾回去。何送出郊外，出書一封，托蕭帶回，三人灑淚而別。行至中途，與賀分手。蕭歸，將書送交何妻向氏，凡何家一切事務，錦川代他管理，頗盡忠心。後有京報到家，報何已中兩榜進士，分發陝西華陰縣正堂。次年何領文憑回家，帶起妻女上任，錦川送至任所方回。後又下了兩個會場，仍然落第。幸逢挑選，得授山西平陽縣府教諭，上任數年，教得有幾個門生，在衙順便教子。

這嘉言生成聰明，過目成誦，十歲詩文清順，十四（歲）入泮。是年錦川偶病，半載而亡。這錦川為官清正，沒後並無餘貲，靈柩難歸故里。體堯得訃，親身來弔，見此情景，淒然淚下，乃贈銀二百，令婿盤喪。復見嘉言文字清高，叫他到任讀書。嘉言曰：「蒙岳父雅愛，理當從命，但家貧親老，為人子者豈可遠離？伏乞鑒諒。」何嘉其孝，又贈銀一百。嘉言盤喪歸家，祭葬已畢，閉戶讀書，不理家政。誰知銀錢有限，坐吃山空，不上幾年，一貧如洗。

此時何體堯已升布政，膝下無嗣，辭官回家，親鄰俱來叩賀，朝夕飲。嘉言與孟祥麟之子亦去拜問，內堂拜見。何夫婦見婿衣服襤褸，心中不悅，出就客廳。忽府縣來拜，問：「少年何人？」體堯甚覺羞慚，答以故人之子。去後，夫人吵鬧，說夫害了女兒，這樣窮鬼怎與他結親？體堯曰：「我亦失悔，慢慢想方把庚取回，另放高門。」其女朝霞幼讀詩書，頗知節義，聽得悔親之言，總想上前諫勸，又奈是女兒家，不好開口。過後體堯夫婦又議悔親之事，欲拿銀二百，使孟祥麟之子把庚取轉。朝霞只得上堂，對二老稟道：

爹媽怨罪容告稟，細聽你兒把話明。

已與蕭家結秦晉，於今緣何要退婚？

「蕭家貧窮，我兒嫁去怎過得日子？不如拿銀與他，取庚另放。」

呀，爹媽呀！

夫妻本是前生定，先有月老係赤繩。

從一而終人尊敬，重婚再嫁落罵名。

貧窮苦楚無怨恨，才算巾幗女兒身。

孩兒既受蕭家聘，生死都是蕭家人。

孤鴻猶且不改性，爹媽呀！何須替兒枉費心。

「你這妹崽，說話不知高低！又未過門，怎說重婚再嫁咧？」

呀，爹媽呀！

一言既出終身定，關乎人倫豈可輕？

況是童婚名分正，州城遠近誰不聞？

古來烈女夫廢命，猶要望門去守貞。

爹爹為官管萬姓，教人敦本重人倫。

自家有女反失信，恐怕旁人指背心。

「你這丫頭，全不識好（歹）！我不過怕你受窮，是憐惜你，未必就做錯了嗎？」

呀，爹爹呀，媽呀！

女兒本是菜子命，肥瘦厚薄一般生。

無福王孫成下品，有命茅屋變朱門。

窮通榮辱由天定，萬般由命不由人。

「你這妹崽，既讀詩書，當知在家從父，婚姻由父主持，如此執傲，你的孝在那裡？」

呀，爹媽呀！

自古孝子從治命，從亂使親落罵名。

蕭家目今雖貧困，也是簪纓後代根。

他父與爹有情分，同窗同榜又同盟。

如今教兒另改姓，他父泉下豈閉睛！

「他與父雖是好友，如今已死，也說不得了。你看嘉言窮得那個樣兒，為父官居二品，豈與窮鬼結親嗎？」

爹爹呀！

蕭郎讀書苦發憤，豈是終居下賤人？

未變蛟龍遭困鈍，一得雷雨便飛騰。

「你這丫頭，為父左講左答，右講右答，好，為父就不管你，日後回家不要撥撥借借的！」

呀，爹爹呀！

嫁雞兒當隨雞奔，嫁犬兒願與犬行。

你兒聽天來安命，有無顧盼隨二親。

總望爹媽存憐憫，看在兒面莫取庚。

皇天自然相庇蔭，早生兄弟換門庭。

體堯聽此言語，心中大怒，想罵得來，理上又難過去，遂說道：「悔便不悔，為父做官之人，禮儀要備，他有百金為聘，隨你嫁去；若無百金，休想完娶！」從此口雖不言，心裡總想瞞著女兒把親悔了。

一日，朝霞帶丫鬟小紅在花園觀花。那花園門外便是大路，嘉言從此路過，小紅認得，便指與小姐看。小姐見他身雖襤褸，體貌魁偉，人材俊秀，看得目不轉睛。嘉言見園內女子唇紅面白，杏臉桃腮，疑是小姐，看著亦不轉眼。小紅見得，對小姐道：「我看公子品貌非凡，異日必是朝中貴客。小姐既有心事，何不約他今夜進來相敘？」小姐點頭，小紅遂喊公子告知，嘉言喜允。二更便至花園，咳嗽一聲，小紅開門接至閨中。禮畢，朝霞置酒陪飲，便說爹爹欲悔姻親，以銀取庚之事。嘉言曰：「我亦宦家兒郎，

雖然貧窮，也不要他的銀子，既不喜歡，退庚就是。」朝霞曰：「爹爹雖然如此，我定不從！前日苦苦勸他，爹爹怒罵，要百金為聘，方許過門，奴故特告知。」嘉言曰：「小生之事，小姐盡知，衣食尚不能全，那有百金作聘？如此看來，夫妻怕有些險。」朝霞曰：「常言道：『三軍可以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。』我立志不從，他又其奈我何？倘若逼嫁，我便一死全節！」嘉言曰：「蒙小姐這番雅愛，小生何以報答？」朝霞遂以金釵、金環、玉釧、玉戒、珠翠首飾數件，約值百金之譜贈之，曰：「閨中首飾不多，君可持此回家變賣，送期完娶。」即命小紅送出。

一日，有賊將花園門撥開，打個大洞進小姐房中，去床上扯被蓋；小紅驚醒，拉著賊手便喊。賊撫其口，朝霞在別床聽得，輕輕下床開門，往暗處躲避。小紅死不放手，賊以刀駭，小紅越喊，賊遂殺死，將衣服首飾包裹而去。小姐見賊去方喊爹媽來看，見小紅殺死，衣服首飾一概無存。次日開了失單，命人報案。

再說嘉言母病，無錢醫治，拿了一個翠玉戒指進城去托孫銀匠代賣，與他撥錢數百，回家醫母。何布政有個管家從銀匠處過，見戒指，遂問何來，要錢多少。孫銀匠曰：「是蕭老爺托我代賣，要五兩銀子。」管家出銀三兩買去，帶在手上。布政看見，便曰：「此是我在任上去十兩銀子買的拿與小姐。前日被盜失去。如何又在你手？」管家把孫銀匠代蕭嘉言賣的話告知布政。布政大怒，曰：「這還了得！身入鬻門都要做賊，又敢行兇殺人，老夫定不與他干休！」即打轎進衙，囑托縣官定要從嚴追究抵命；覆命管家在衙作證。

官命差人將嘉言叫到，罵曰：「爾既為秀才，當守臥碑，焉敢盜物殺人！可知罪麼？」嘉言曰：「生員素守法律，閉戶讀書，曾在何處殺人盜物，誰人見證？」官曰：「你盜何布政小（姐）房中衣服首飾，殺死丫鬟小紅，現有玉戒指為憑，管家作證，還不認嗎？」嘉言曰：「戒指是我父親遺留的，因母病無錢，托孫銀匠代賣。岳父見生貧窮，意欲悔親，冒認戒指，誣告生員，望父台詳情。」官怒曰：「你這狗材，滿口胡說！你岳父官居二品，身管萬民，就要悔親也不拿命案誣你！好好問你，你是不招的，左右與爺重責！」嘉言曰：「生員受朝廷頂帶，你也打不下。」官命罰學，又問：「招也不招？」嘉言曰：「犯生實未盜物殺人，如何招認？」官大怒，命掌嘴八十，打得嘉言滿口血流，哀哀哭訴道：

八十掌把我的牙關打爛，尊一聲大老爺細聽詳端。

因我父為清官一塵不染，身死後無餘積家下貧寒。

我岳父嫌我窮欲悔姻眷，暗地裡將盜案誣害生員。

「你不作盜，他就要悔親也奈你不何，今有戒指為憑，你那們辯得脫？」

生有日從他的花園路衝，見一女與一婢在把花觀。

忽聽得小紅女將生叫轉，說小姐有話敘約在晚間。

二更時與小姐閨中相見，說他父要百金方許團圓。

即贈生玉戒指釵環數件，變聘金送佳期配合良緣。

因母病將戒指去把錢換，我岳父見戒指正中機關。

就家中被賊盜把生誣陷，望仁恩細詳察洗雪寒冤。

「狗才！前說戒指是你父遺留，今說是他女所贈，前後異詞，明明是狗材偷盜，還不招認！左右與爺苔四十！」

呀！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稀爛，皮膚上好一似滾油在煎。

真乃是黑天冤從空降鑿，將活人抬死坑有口難言。

「招也不招？」

我未曾殺死人怎招命案？打死我將冤情訴告帝天！

「狗才！實在嘴烈，左右拿來棍來，把狗材夾起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適才間夾得我魂飛魄散，險些兒不能夠再到陽間。

似黃泥入褲襠是非難辯，跳黃河也難把一身洗乾。

「本縣勸你招了的好，免得受這苦刑。」

我本是讀書人品行不亂，又豈能招盜案羞辱祖先？

「自有證，還要強辯？快拿抬盒來裝起，看他招也不招！」

受抬盒我曾到森羅寶殿，忽見得兒的父衣冠儼然。

說我是今世冤前生罪案，又何必苦分辨徒受摧殘。

口問心細思量自己打算，想不出巧妙方心如箭穿。

罷罷罷到不如招供上獻，小紅女本是我一刀歸泉。

「衣服首飾共有多少？呈上案來。」

論首飾與衣服已將錢換，入賭場不兩日把錢輸完。

這便是犯生的真情一片，望仁恩發慈悲筆下週旋。

訴畢畫招丟卡。這卡犯知他是讀書人，難得到此，弄得嘉言不死不活的過了一夜。其母裴氏把卡和了，然後才得母子相見。忽見其子形容憔悴，一身黧黑，不勝痛哭，禁子催迫幾次方才出卡。可憐裴氏每日送飯，總想把子救出。

及解秋審，嘉言反供，發回本縣，正值新官接印。這新官姓石，係進士出身，極其清廉。嘉言遞紙稱冤，石公調卷細閱，知其受屈。何布政即上堂囑咐，送銀一百。石公不受，曰：「學生做朝廷的官，管朝廷的民，是非自有公斷，何須老先生送銀？學生敢受以傷廉潔乎？」布政回家惶恐，又托朋友送官一批時興器玩。石公難拂朋情，只得強受，把嘉言定作流罪，發配福建建寧府充軍。那府官與石公交厚，臨行出書一封，遞與嘉言曰：「爾到建寧，將書投進府衙，自有好處。」嘉言拜別。其母與親友已在城外店中置酒等候，見嘉言出來，母子哭得天昏地暗。親友力勸，請押差一同上席，又托押差路上照看，灑淚而別。他母多得石公憐恤，時贈錢米，不致凍餓。

這嘉言走到建寧，押差投文，縣官打發回去，即發嘉言在府衙聽用。府官姓胡，名秋帆，山東人，係進士出身，為官清正。嘉言將書奉上，書中備說蕭嘉言被害含冤，有才有能，托府官另眼看待之意。胡公見嘉言品學俱優，心中喜悅，即收為義子，改名胡嘉言，在衙讀書不題。

再說何體堯自嘉言去後，命人把庚取回，將女放與翰林之子王承宗。朝霞聞知每日啼哭，不飲不食，誓願以死殉節。體堯夫婦百般勸解，那裡肯依？繼以怒罵，亦不改志，又命親戚婦女相勸，終不易其初心。看看出閣期臨，只隔兩日便要來接，朝霞是夜進房，想起丈夫遭難，自己命苦，不覺傷心，痛哭道：

進房來忍不住咽喉哽哽，想起我終身事淚濕衣襟。

常言道女子家名節要緊，失了節羞父母又辱先靈。

心想要守節操違了父命，若從父又背了結髮夫君。

是好馬尚不響雙鞍雙鐙，難道說既為人不如畜牲！

那孤鴻不另配猶有悟性，既為人又奚可不若飛禽？

這都是在前生未把善信，致今生鸞與鳳不得和鳴。  
奴情願矢貞節引頸自盡，千秋後也得個美譽聲名。  
一更裡月初升穿窗射影，朝霞女自怨是薄命釵裙。  
自幼兒出娘胎端壯雅靜，讀詩書通今古出口成文。  
見過了許多的香閨袖領，都立著冲天志不染一塵。  
何況奴生朱門千金之品，焉能夠學下賤再嫁重婚！  
二更裡半天中月明如鏡，想起我老爹爹好不心疼。  
你也曾做高官身為布政，教百姓敦孝悌要重人倫。  
見別人敗名節你都惱恨，難道說自家事全不思存？  
總說女不聽勸違逆親命，並不想大丈夫一諾千金。  
三更裡月正明忽被雲隱，想起我母親娘做事無情。  
幼小時把女兒諄諄教訓，說婦女最忌的失節貪淫。  
你也曾受皇上一番誥命，為甚麼反教女背義悔親？  
兒的身雖然是母親懷孕，兒的心如皓月天際常明。  
身可奪心難移冰霜凜凜，不怕你用力多枉費機心！  
四更裡月偏西人聲寂靜，想起我婆婆娘哭不成聲。  
只說是接媳婦昏定晨省，誰知道為著媳反害婆身。  
可憐間年半百無人看問，血氣衰都不免憂氣傷神。  
又兼之家庭中銀錢不順，凡少長與缺短誰來調停？  
媳心想到婆家來把孝盡，又怎奈二爹媽不肯容情。  
五更裡月半山淒風冷冷，忽想起奴的夫似箭穿心。  
只說是夫妻們百年聚慶，又誰知鴛鴦鳥不得同群；  
夫為妻遭冤屈聲名敗損，夫為妻在法堂受盡非刑；  
夫為妻招命案卡中囚禁，夫為妻險些兒性命歸陰。  
蒙石公才將夫發配外省，別老母拋你妻離了鄉村。  
夫為妻受過了千苦萬困，妻焉能從父命忍恥偷生？  
想到此不由奴七竅火噴，朝霞女就如了卻了一生！  
哭不完夫妻情心頭苦恨，看看的東方白天欲黎明。  
倒不如將紅綾交代性命，看明朝成千古江上峰青！  
哭畢自縊。

有一乳娘汪胡氏，夫死守節，家貧，其子與人牧牛，自小紅死後，即與朝霞相伴。聽他哭了一夜，黎明無聲，心慌起看，見縊大驚，急忙解下，半晌方蘇，即勸曰：「姑娘何必性急？知道的說你死節，不知的說你逆親，即蕭郎亦不知你為他而死，何不逃往婆家？現今你婆婆為兒憂氣成病，逃到他家，可以盡孝，日後又可夫妻團圓，外人也知你節孝兩全，那些不好？」朝霞曰：「乳母之言亦是，但我女兒家無人引路，如何去得？」乳娘曰：「我同你逃去。」朝霞喜允，即將首飾衣服打做一包。下午，王家新郎回至，鼓樂喧天。母來勸嫁，朝霞假允；母喜，將王家首飾衣服送來，朝霞裹在包內。夜與乳娘開花園門，走至蕭家叫門。裴氏開門問明，婆媳大哭。乳娘勸勿聲張，朝霞從此隱匿不出。

再說何家次早催妝，不見新人，舉家驚慌，何布政急得捶胸蹬足，遍尋無影。新郎兩次告行，無言可答。新郎心疑，細問才知失了新人，氣得臉青面黑，大怒曰：「這老兒做事可惡！既嫌寒家，就莫結親；既已結親，何故將人藏了，故意把我羞辱，是何道理？」憤怒而歸。家中只說新人已到，燃燭鋪甃，大吹大打，忽見新郎怒氣滿面，細問才知做出一場把戲，翰林心亦漸怒，命子具控。

石公喚體堯問明情由，說體堯養女不教，可退王家聘金，認酒席銀百兩。體堯又羞又憂，暗暗訪問，知女去在蕭家，命人來接，朝霞不歸。體堯大怒，親身來接，朝霞出堂請罪。父曰：「你這賤人全不知羞，私逃出外，弄得為父丟臉受氣，隨父回去才與你說！」朝霞曰：「孩兒從前說過，誓死不嫁二夫，是爹爹知道的。此事也難怪孩兒，若從親命，失了節操，望爹爹原諒。」父曰：「不必多言，隨父回去罷了！」朝霞曰：「孩兒既已到此，焉有回家之理？即要回家，等待蕭郎回來，雙雙回門，才成體面。今隨爹爹回去，外人看見，當真說兒是私逃淫奔了。」體堯大怒，命左右拉上轎去。朝霞忙退進房，把門緊拴。體堯大罵，命人打門，裴氏上前說道：「你無緣無故在我家鬧些甚麼？若把我媳逼死，要你不得下台！」體堯氣急，揚拳欲打，左右拉住。裴氏曰：「你還要打麼？你充你的官，我破我的命！」即一腦鑽撞來，左右亦拉住。二人鬧個不得開交，鄰居都來勸解。

忽石大老爺因送上司，回來從此路過，見多人吵鬧，忙問何事。裴氏來至轎前，將前事細訴一遍。石公進屋，見體堯曰：「原來老先生在此，失敬！失敬！」即罵裴氏曰：「他也是朝廷之官，汝何得與他混鬧？就有不了之事，自有本縣作主。」即把朝霞喚出，問曰：「汝將違逆親命、私逃出外的原由從實說來，倘有些微不是，本縣定要責打。」朝霞叩頭稟道：

大老爺高懸明鏡，聽小女細說苦情。  
奴小時許與蕭姓，名嘉言奴的夫君。  
公公死家屋貧困，我爹爹便欲悔親。  
要百金拿來作聘，無聘禮逼退紅庚。  
奴心想幼年聘定，悔親事失了節貞。  
是孝子當從治命，從亂命陷親嫌貧。  
將首飾暗地相贈，命蕭郎備禮來迎。  
因家中夜有盜進，殺小紅偷了衣裙。  
蕭郎夫因母得病，賣戒指惹下禍根。  
誣盜案法堂拷問，險些兒性命歸陰。  
多感得恩公憐憫，將蕭郎發配充軍。  
父將奴又許王姓，前日裡親迎過門。  
奴殉節引頸自盡，有乳娘勸我逃奔。  
替丈夫來把孝盡，到婆家苦守霜冰。  
因此上爹爹惱恨，今日裡逼奴回程。  
我婆婆心中氣忿，來阻擋兩下相爭。  
感恩公路過此徑，才息下滿天雷霆。  
這便是實言告稟，望恩公額外厚情。

使小女名節不損，雖沒世不忘大恩。

朝霞訴罷，石公心想：「天地間那有這樣節烈女子？可喜，可賀！」即謂體堯曰：「聽此女之言，從一不二，心如金石，不為富貴所移，勢利所逼，真乃貞烈之女！老先生豈不聞『家有節婦，九族增光，神欽鬼敬，旌表題坊』？老先生既有此女，就該曲全其志，以完天地之正氣。婿雖貧窮，正當提攜於他。倘若把女逼死，老先生心又何忍？不如聽學生相勸，就令小姑娘在蕭家奉姑，候婿回家團圓，那些不好？」體堯羞得滿面通紅，只得答曰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即命左右齊回，石公亦回衙去。朝霞於是命乳娘將首飾衣服當百餘金，贖取田地請人耕種。裴氏見媳賢孝，反以兒子不在，過不得意，時常寬慰。朝霞亦恐婆婆掛念丈夫，每日勸慰。自此以後婆婆倒還快活。

過了兩年，裴氏偶得一病，十分凶危，醫藥不效。朝霞盡心體問，久無倦容，每夜跪在灶前虔心懇禱，願減算以益姑壽。誰知病更兇險，竟自歸陰。朝霞哭得幾次昏絕，乳娘再三勸慰，乃請家族備辦衣衾棺木，祭奠安埋。其父聞之，亦不弔問。朝霞心想：「丈夫未歸，婆婆又死，如何下台？」從此朝夕啼哭，乳娘多方寬慰，朝霞始不甚哭。

過了幾月，石公忽解任升府。王承宗因前日親迎受氣，後接李家人女，過門就病，未兩年而死；聞裴氏已故，朝霞無依，又見他賢而且美，心中悅慕，今遇石公解任，正是機會，於是命媒與何布政說仍願結親，以解前怨。何布政亦願將女另嫁，兼慕王家巨富，想允又怕女兒不肯，弄出前番醜態，乃曰：「候與女商量回話。」次日命人來接，朝霞心想：「兩年不通音問，今忽來接，並非好意。」遂托病不歸。即命乳娘訪問，回說王公子又欲結親，接小姐回家許婚。朝霞聞知心想：「此番回去定要失節，若不回去，又執拗不過。」左思右想，別無良方，遂對乳娘曰：「聞蕭郎在建寧，乳娘何不陪我前去找尋？免得在此受盡欺逼。」乳娘曰：「此離建寧乾山萬水，女兒家鞋尖足小，紅顏粉面，如何去得？」朝霞曰：「在此受逼，終是一死，不如吃些辛苦，得見丈夫，死也甘心。」乳娘曰：「姑娘既然要去，須扮男裝，路上才得放心。」於是朝霞把田地佃了，備辦男裝，請乳娘姪兒抬轎，一早出門，望建寧而去。後何體堯聞知，亦無可如何，歎氣而已。

卻說朝霞扮作公子模樣，改變姓名，托言建寧探親，乳娘裝成奴僕。走了半月，從棲鳳山過，山上忽來一黨嘍卒把轎攔住，轎夫各逃性命，眾嘍卒抬上山去，獻與寨主。原來寨上是個女大王，生得十分絕色，便問：「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出門何事？」朝霞假說姓名，出門探親，在外已久，無有路費，求王爺施恩，放下山去。那大王見朝霞俊秀，猶如子都再世，潘安復生，起了好色之心：「若與他配合，正是一對才子佳人。」遂備宴相待，命一老婦前來說親。朝霞聽得此言，猶如半空中打個霹靂，目跳心驚，曰：「小生出身寒賤，不敢高攀，況家中已有婦人，豈可再娶？」那大王曰：「既不應允，拿去殺了！」二人大懼。乳娘曰：「不如暫允，洞房之中哭訴苦情，或者吉人天相，得逃性命，也未可知。」朝霞只得應允。

寨主大喜，即命鋪氈掛彩，大設筵席，拿些袍衣與朝霞穿好，拜完花燭，至晚送入洞房。寨主恭身拉著飲了合歡杯。眾人辭出，寨主閉門請睡，催了兩次，朝霞無法，只得脫衣解帶。除卻頭巾，烏雲挽卷；脫了皂靴，金蓮瘦尖。寨主見了大驚，問曰：「你是何處女子，敢來誑我？若不實說，定追狗命！」朝霞上前施禮，兩眼流淚，從頭細訴道：

上前見過王爺駕，細將來由說根芽。

奴住金華小河壩，生長何家叫朝霞。

父名體堯官職大，身為布政署按察。

只因奴夫家貧乏，爹爹每次嫌賤他。

誣扳盜案丟監卡，希乎一命染黃沙。

後遇石公恩德大，念夫無辜受刑法。

發配充軍離家下，父即將奴許王家。

小女誓死不二嫁，苦守冰霜玉無瑕。

王家看期百兩御，奴即逃奔到婆家。

過後婆婆晏了駕，王家做事該天殺。

又與我父聯姻眷，苦逼奴家去共榻。

奴家聞言心膽怕，猶恐失節誤自家。

因此把夫來尋下，主僕男裝往外諶。

王爺不知奴是假，不允姻親便要殺。

無奈權且來允罷，過後慢慢再設法。

誰知即時就婚嫁，銀缸高點拜菩薩。

因此得罪王爺駕，還望恩寬把量發。

赦奴死罪饒奴打，釋放奴走遍天涯。

倘若把夫來尋下，二世銜環始報答。

訴畢，女大王曰：「既是何伯伯之女，你我都是姊妹，又有何事不得下台？你若早說，免得做出這場把戲。」朝霞曰：「多蒙王爺天恩，赦奴死罪，沒世不忘。但是王爺以姊妹相稱，不知何故？請道其詳。」大王曰：「此話甚長，你且坐下，與你慢慢說來。我本姓賀，名亞蘭，爹爹賀野泉，身中文舉，又好武事，前在京都會試，曾與何體堯、蕭錦川三人結拜弟兄。後因何伯伯高發，爹爹與蕭伯伯落第回家，分手以後，各元音信。惟爹爹生性豪俠，好打不平。時因鄉中有一節婦，家極富足，本縣官貪其銀錢，誣以姦情，拿進縣中拷問。爹爹邀約紳糧去保，官不准情。爹爹忿怒告到上司，把冤雪明。官含恨在心，因近處有土豪作亂，被官拿獲，官叫咬扳爹爹主謀，拿至法堂三拷六問，蒙眾紳糧邀恩力作，充罪發配福建興化當軍。母親因此氣死。我又無兄弟姊妹，爹爹路上莫人事奉，故將家財收拾，父女各乘馬匹出門。來至棲鳳山，忽來數百人搶奪財物。我幼時學得有些武藝，一馬當先，把眾人殺死多半，爹爹又將賊頭殺死，眾賊叩頭，願請爹爹上山為寨主。爹爹不允，眾賊盟誓堅請，乃上山來。點查人數，只有六百，於是舉立義旗，除賊惡習，請究孝悌忠信，不准搶掠劫殺，往來客商投稅放行。遠近聞風，齊來歸順，不上一年，就有四五千人，操練武事，個個精壯。前歲爹爹病故，眾頭領立我為主。自思終身無靠，如何結局？總想招一志氣男子，誰知今日又遇著你！眾目之下，拜完花燭，忽然變卦，明日怎好出外見人？」朝霞曰：「姐姐既慮此事不雅，為妹倒有一策，不知肯從否？」亞蘭曰：「你試言之。」朝霞曰：「此事外人不知，不如權且認作夫妻，尋得蕭郎，你我同歸蕭氏。姐居正室，我為偏房，以報今日之恩。」亞蘭曰：「此策雖好，但不知蕭郎是何人物？」朝霞曰：「他幼年入泮，學問超群，品貌出眾，不久定要高中。姐姐若嫁此人，可謂天成佳偶。」亞蘭曰：「話到如此說，但是你定在先，我豈可後來居上？不如以年齡為大小。敢問你的生庚若何？」朝霞曰：「我是丁丑四月。」亞蘭曰：「我丁醜八月。」朝霞曰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我姊妹相稱罷了。」亞蘭應允。二人在燈前盟誓，日後勿得變心。次早依舊男裝，出外受眾頭領朝賀。遂命人往建寧去訪蕭嘉言。

過了數日，回說：「嘉言在府衙辦事，府縣不和，縣官竊稟府官受賄，今已卸任回京。蕭公子不知下落。」朝霞憂悶，亞蘭曰：「天生非常之人，必有非常之用。你我在此終無了期，不如統領人馬，殺向建寧，捉住昏官，問他要人，自有下落。勝則可以進取，敗則回寨退守，以待招安。」朝霞曰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但我兵初出，須要謀一勝策，免挫銳氣。不如兩路出兵，一取甌寧，一取建寧，使他首尾不顧，自然一戰成功。」二人商量，先派二千人扮作客商，於各處埋伏，兵到之日，內外夾攻，自不費力。於是擇日出兵，朝霞攻甌寧，亞蘭攻建寧，各帶二千人馬，突然而來，城中全無準備，因此一鼓而下，出榜安民，降者甚眾。二人合兵一處，拿著縣官問蕭公子下落。官說府官將他收為義子，在衙讀書，府官告職，帶他回山東去了。此時兩處人馬連投降者

約一萬餘人，軍威大振，就勢收附州縣。去上數月，得眾十萬，官軍望風而逃，不敢接戰，得了福建全省，雄踞一方。朝廷發兵，屢戰屢敗。

時有探花胡嘉言，其人正直，不畏權貴，朝中大僚保奏他出征。天子大喜，即封胡嘉言為徵討大元帥，統兵二十萬，剿撫並行。

各位，你說探花是誰？就是蕭嘉言。在胡秋帆衙中讀書，因府縣不和，秋帆看淡宦情，告職還鄉。嘉言從他姓胡，進場考試以長案入學，聯科及第，中了探花。因他性直敢言，公卿保奏他征剿福建，意欲假手於賊以殺之耳。

且說嘉言統兵到了福建，紮下大營，命人下戰書，明日會話。次日兩邊各整隊伍，嘉言立馬陣前，朝霞、亞蘭亦立陣前，拱手曰：「元帥請了！」嘉言欠身說曰：「我朝大明太祖皇帝，神聖文武，混一天下，至今百餘年矣。我主嘉靖君正臣賢，兵強國富，九州之內，共戴堯天；四海之中，同歌舜日。況爾本是皇上子民，祖宗受其覆載，父母沐其寵榮，應宜習文就武，與皇家建功，致君澤民，為天下除害。為甚不守臣節，倡亂造反，動無名之兵，獲負義之罪，搶奪州縣，荼毒生民？本帥奉旨出征，人強馬壯，兵銳糧多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爾等就該倒戈歸命，釋甲投誠。本帥為爾保奏皇上，赦已往之罪過，成日後之功名，將功折罪，而掛印封侯，那些不美？如果執迷不悟，恐天兵一加，危如累卵，城破軍亡，後悔何及！」朝霞見他說話實似丈夫，但陣前不好問得，越看越呆，不知答話。亞蘭接口說曰：「我等皆是清白良民，千金貴體，受昏官之陷害，誣以反亂之聲名，屈死我父，刑及無辜。爾主只知宴樂深宮，不顧民間疾苦，任用貪吏，黜罷忠良，是以動眾興師，與父報仇雪恨。常言：『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家可私，惟有德能享。』況我以仁義之眾，敵爾殘暴之兵，除天下之腥膻，成山河之帝主。雄兵一起，華夏歸心，何不投明棄暗，以作開國元勳？倘若鬥勇交鋒，未免軍威並失，到那時國破家亡，君辱臣死，又有何益？」嘉言聽得大怒，命左右俱力上前，擒此潑婦。諸軍一齊喊吶交鋒，兩邊混戰一場，互有殺傷，各自收軍。朝霞回營對亞蘭曰：「今日陣前那位元帥，正似蕭郎。」亞蘭曰：「既是蕭郎，明日領軍去單搦他主帥接戰，姐姐詐敗，待他趕近身來，便知是非。」

次日，朝霞領兵五千來到營前，單搦嘉言接戰。未及交鋒，朝霞向東而走，嘉言領軍趕來。看看近身，朝霞回頭，大聲言曰：「來者莫非蕭嘉言否？」答曰：「正是。」朝霞曰：「不意夫妻在此相逢，豈非萬幸！」嘉言著了一驚，勒馬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然何夫妻相稱？」朝霞曰：「蕭郎夫，你就認不得了？奴是何朝霞！」嘉言曰：「面貌倒還相似，為甚又男裝從賊咧？」朝霞曰：「奴家為你受了千辛萬苦，男裝尋夫，從虎口中逃出性命。今日從賊造反，也為尋夫而來。」嘉言曰：「你當真是何朝霞嗎？今日相逢，猶如夢寐！」二人下馬，各把諸軍喝退，棄刀見禮，夫妻抱頭慟哭：

妻：一見夫君淚長淌，夫：不由為夫淚汪汪。

妻：夫君犯罪離鄉黨，夫：連累賢妻受驚惶。

妻：爹爹將奴另許放，夫：又與何人結鴛鴦？

妻：王家擇期迎百兩，夫：賢妻處此怎籌量？

妻：暗地逃奔夫府上，夫：才算貞烈女姣娘。

妻：陪伴婆婆盡孝養，夫：多感賢妻奉高堂。

妻：誰知婆婆把命喪，夫：怎麼說，難道我媽已辭陽？

妻：祭葬盡禮把山上，夫：呀，媽呀！我的傷心苦命娘呀！

說著就仰面一跤，氣倒在地，朝霞連聲叫喊，半晌方才轉來：「呀，媽呀！怎不叫人痛斷腸！」

妻：夫呀！王家又把親來講，夫：母死誰與妻承當？

妻：男裝出外尋夫丈，夫：為甚又與賊同行？

妻：棲鳳山前把賊闖，夫：莫非被虜上山崗？

妻：虜去要我同羅帳，夫：不知賢妻是女娘？

妻：不允喊殺將妻綁，夫：就該假允慢想方。

妻：花燭之夜露本像，夫：才是母鳳配雌凰。

妻：問來才是遇親黨，夫：又是誰家女大王？

妻：他是野泉賀叔養，夫：曾與我父拈過香。

妻：又慮此事不雅相，夫：嫁過丈夫放了黃。

妻：依然裝作夫妻樣，夫：遮人耳目免羞惶。

妻：日後同嫁夫府上，夫：我有何德敢承當？

妻：命人建寧把夫訪，夫：已隨義父轉回鄉。

妻：因此領了兵和將，夫：那有尋夫動刀槍？

妻：拿住昏官問何往，夫：官必知道我行藏。

妻：誰知夫已中黃榜，夫：奉旨領兵來靖疆。

妻：今日相逢從天降，夫：好似三更夢一場。

妻：彼此歸順我皇上，夫：不費一矢與弓張。

妻：怕的當今把罪降，夫：將妻苦情上奏章。

妻：力白尋夫非賊黨，夫：準備霞冠與裙裳。

妻：三人同歸相隨倡，夫：琴瑟調和樂非常！

哭畢，嘉言曰：「你我夫妻既然相會，妻可回營，命賀氏帶領兵將來營投降，為夫即日奏聞天子，早些班師還朝，夫妻配合。」

朝霞回營，把夫妻相會之事告知亞蘭，亞蘭大喜，出令曰：「我等皆是女流，為尋丈夫起兵，並非妄想尊位。如今既見丈夫，即要投誠歸順。汝等有願從者，即隨我去；不從者，給以路費回家務農。」此令一出，兵散大半，餘隨二人到嘉言營中投順。見禮已畢，序坐，三人相視，面頰通紅，無言可敘，即到寨後備宴相待。

不數日，聖旨已到，焚香跪讀，旨中備言：

何、賀二氏，雖曾猖亂造逆，破縣攻城，但一為尋夫，一為父仇，情有可原。今來投順，朕心喜悅，赦已往之罪，勵將來之功。何氏封貞烈一品夫人，賀氏封淑德一品夫人，即日班師回朝。欽此。

嘉言送了欵差，收拾回京。三人上殿面君，皇上賞賜有加，封嘉言為靖疆侯，官兵部尚書、太子太保，賜第完婚。嘉言擇日進第，拜完花燭，滿朝文武俱來賀喜，開宴三日。過後告假還鄉，來至金華，府縣郊迎，接至公館，設宴相陪。縣官曰：「卑職前日捕獲一盜，問其口供，乃先年偷何家衣飾及殺死小紅者也，名朱老五，今已正法，特此告知。」嘉言曰：「此盜既得，我冤伸矣。」於是回家祭祖，將父母墳墓修好，買田以奉祭祀。宴客以後，去拜岳父。此時何體堯夫人已死，銀錢用盡，膝下無兒，孤子一身。忽聞女婿婿貴，甚是悔恨，今見女婿來拜，羞慚無地，上前告罪。嘉言曰：「前日之事是小婿否運所招，怎怪岳父？然非岳父磋磨，婿又焉能至此？」體堯無言可答。

嘉言迎接岳父一同進京，體堯汗顏相從。朝霞買二妾與父侍寢，後生一子，嘉言極力栽培，亦為顯宦。又將乳娘之子保舉功名，奉養終身。命人去接胡秋帆進京，秋帆不至，即奉以萬金。何夫人生四子二女，賀夫人生二子四女，以一子接賀家。後嘉言為

官清正，功成即退，富貴終身。